



大 清 郵 政

當壹圓

ollar

矫健投资系列小说

印红 花

矫健

登录号	138012
分类号	I 247.57
种次号	098

红印花

矫健投资系列小说之一



作家出版社



石油大学014091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红印花/矫健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7.2

ISBN 7-5063-1155-0

I. 红… II. 矫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5279 号

红印花

作者: 矫 健

责任编辑: 罗静文

特邀编辑: 宗 颖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责任校对: 奉 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编: 100026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: 北京地质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25 千

印张: 10.25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0100

版次: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155-0/I·1143

定价: 15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矫健， 1954年出生于上海，男，汉族。1969年赴山东乳山县插队落户。1981年毕业于烟台师范学院中文系。1973年开始文学创作。著有长篇小说《河魂》、《天良》，中篇小说集《老人仓》，短篇小说集《第七棵柳树》等。其作品曾获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1984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《十月》文艺奖、天马优秀影视文学奖等奖项三十余种，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。曾任烟台市文联副主席、《胶东文学》主编。现为烟台市文联一级作家，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，全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有些事情谁也无法预料，它很偶然、很突然地发生，犹如一颗流星划破夜空，在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痕迹。雪子的出现就是这样，她一下子打乱了林鹤的生活格局，将他卷入一场奇异的恋爱旋涡。

这天下午，天气特别热，西斜骄阳撒下千万根金针，把邮市铁栅栏后面的美人蕉、棕榈树、法国冬青刺扎得蔫头缩脑。这里原是肇嘉浜路的街心花园，人们聚集在此地交换邮票，渐渐地发展成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邮市。街心花园有几个水泥制的蘑菇状凉篷，邮商们蹲坐在凉篷下面，议论着最近一段日子邮市的异动。据说，有一批炒股大户捱不住漫漫熊市的寂寞，一个回马枪杀到邮市上来了。他们不问价格地大肆收购《三国演义》小型张，导致价格暴涨。邮商们心情激动，邮市的气氛也与天气同步升温。

林鹤破例在这样的日子来到邮市，因为邮商黑皮阿三郑重其事地约见他，说有一位重要人物要与他会面。林鹤爱选人少的时候来邮市，总在星期三下午，很定时。他是一个温和风雅的人，来邮市观察行情，仿佛在花园里散步，逢邮摊必打招呼，对邮商们很客气。他个儿高且略显单薄，衣着朴素随便。一头

黑发天然蜷曲，长长地披至颈项。说话或转身时他常常将头发一甩，显出一种艺术家气质，静默思考时低垂的卷发使他变得神圣起来，看上去有几分像图画里的耶稣。他神情怡然，举止从容，慢悠悠地在邮市里转。在他身后，总跟着一阵阵诧异的议论：他的身价五百万？一千万？甚至可能有一亿！……

林鹤是人们公认的邮王。

当某一枚邮票如明星升起的时候，人们蓦然想起林鹤曾在它最不值钱时大批买进过！比如猴票，一九八〇年发行的生肖邮票，那只用黑油墨描在大红底版上的可爱的猴子，面值只有八分钱，十五年涨了将近一万倍，是JT系列中涨得最快的邮票。黑皮阿三说：“猴票一出，林鹤从我手里整版整版地大批买进，少说有几千版！”人们惊讶地计算着这些金猴的价值，同时发问：“他哪来那么多资金？”资格老一些的邮迷就回忆起《毛主席诗词》纪念邮票发行时那个细雨濛濛的早晨：林鹤打着伞在邮电局门口排队，满脸激动。买过邮票，他转回来再排。他那单薄的身影始终在队伍里蠕动。老邮迷们肯定地说：林鹤只要抛出那天早晨买进的《毛主席诗词》的三分之一，就足以买进那些猴子了。因为当《金猴》发行时，文革邮票已经增值好几百倍了。黑皮阿三予以证实：林鹤确实委托他卖出文革邮票，用这钱买进了《金猴》。好事者继续追溯：文革期间工资很低，林鹤买《毛主席诗词》的钱又是哪来的呢？邮商中资格最老的王老头说话了：林鹤托他卖出了一些《梅兰芳舞台艺术》小型张。这套一九六二年发行的纪念邮票当时最红，尽管中国全体艺术大师正在受批判。王老头说：一枚《梅兰芳》小型张那时至少能换几十套《毛主席诗词》。至于林鹤最初买了多少《梅兰芳》，已经难以考察了……他就是这样滚动发展：卖掉高价邮票，买入更多增值快的平价邮票；待平价涨为高价，他再抛出一部

分，筹集资金买入新的前景美好的邮票。

这叫以邮养邮。如此养了几十年，林鹤养成了邮王。他的邮藏与他的为人一样，看上去平常，其实深不可测。

大凡成器者都有些怪僻，林鹤也不例外。邮商们都知道他选购邮票不太计较价格，却出奇地计较品相。他拿起邮票反反复复检验，用放大镜照，对着太阳瞄，好像一个有洁癖的女人在自己卧室里寻找未擦净的尘埃。发现了点儿污垢他就会皱起眉头，咕咕哝哝地抱怨着什么。邮商们寻觅到品相上等的邮票，都要给林鹤留下；可是林鹤一来总能在这些邮票里挑出瑕疵，这种时候他很难说话。黑皮阿三曾经卖给他一套《云南山茶花》，那品相真叫绝，色彩鲜艳，背胶匀密洁白，简直没有一点毛病。可是林鹤用放大镜照来照去，竟然发现二十分那一枚山茶花的花蕊里有一粒黑点。黑皮阿三气得喊：“太阳里还有黑点呢！”最后，林鹤还是买下来了，一九七八年发行的《云南山茶花》至今保留着如此品相，确实不易。然而他心里很难受，花蕊里那粒看不见的黑点仿佛长在他爱人鼻子上的一颗大痣，叫他在热恋中时时涌出遗憾的心情。品相是重要的，林鹤没错。可是世界上哪里有完美呢？

黑皮阿三背地里说：“这个人太嘎，怪不得没有老婆！”

林鹤至今独身。人们虽不同意黑皮阿三偏颇的评论，但也经常推测他独身的原因。其实，林鹤自己也说不清楚。他暗暗自嘲：“总是缘份未到吧？”

这神秘的、令人向往的缘份，就在黑皮阿三约林鹤去邮市的那个炎热的下午突然降临了。他是没有准备的，只觉得不是星期三去邮市有些怪。这种怪的感觉一直夹在他的心扉间，或许就算预感吧？

约他见面的“重要人物”也有些怪。他是个矮子，出奇地

白皙，戴一副法国进口的金丝眼镜，小手小脚，举止却有巨人气派。见面他就紧握林鹤双手久久不放，说起话来石破天惊：“你是邮王，我是股王。咱俩联手，试看天下谁能敌？”

这位热情而有力的小人儿是牛司令，在上海滩的股市里赫赫有名。他聚集起十几个大户号称“舰队”，在股票市场呼风唤雨。本人真实姓名不详，只因他一句口头禅：“我到哪里，哪里就来牛市！”人们就叫他牛司令。牛司令说，他的舰队已经把市面上《三国演义》吃掉三分之一，他要把这小玩艺儿炒上天。他说他喜欢神话，比如一九九一年上海股票认购证的神话，比如生肖邮票《金猴》涨几千倍的神话，那才叫有劲！现在，他要使《三国演义》小型张成为第三个神话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，中国这块土地最容易创造神话，难道不是吗？他请林鹤加盟，当舰队政委，股王邮王并肩作战，创造出的神话保证让芸芸众生目瞪口呆……

林鹤对神话并不感兴趣。可是这小矮人激情澎湃，说话滔滔不绝；且胸脯贴胸脯地紧靠林鹤，以芭蕾舞动作慢慢地踮起脚尖，达到与林鹤对视水平。林鹤进退不得，只好目光散漫思想开小差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对面靠近铁栅栏的树荫下站着一位漂亮小姐。

王老头的邮摊摆在那片树荫里，她就在他邮摊前站着。她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，又犹犹豫豫，神情一片迷惘。胡子拉碴的王老头正激烈地争辩着，长长的手指一直指到漂亮小姐鼓凸的胸前。漂亮小姐睁圆洋娃娃才有的黑眼睛，仿佛对整个世界提出疑问。王老头挥挥手，把头扭向一边，不再搭理她。她却不走，一只手将女式挎包甩来甩去，迷惘的雾在她脸上渐渐变浓，而她就像浓雾中一只迷途的羔羊。她穿着绣花边的紧身黑衣，短至膝盖的黑裙，长长的深入裙底的黑丝袜，还有一头蜷

曲的披散至脊背的黑发。这一片黑色反衬出她的洁白，偶然裸露在外的肌肤犹如片片积雪，在阳光下闪耀着诱人的光亮……

牛司令终于说完了一切，瞪着小眼等待回应。林鹤简单说明自己淡泊孤僻的性格不宜加入舰队，更不用说当政委这样的领导干部。不过他是够朋友的，只要帮得上忙牛司令尽管吩咐。这位矮小、精致的舰队司令显然有些失望，脚尖一软跌回原形，摘下法国金丝眼镜擦擦，戴好。他十分难过地与林鹤握手道别，好吧，那就不做战友只做朋友了，友谊地久天长。不过卮王显然失去一个历史性的机会，他只要明白过来随时可以找他，牛司令永远为他留好政委的位子……一群男女跟班簇拥着失望的牛司令离去。

林鹤总算松了一口气。他已经长久无法与这个世界的人对话了。

王老头在对面树荫下招手。林鹤离开蘑菇状凉篷徐徐地走去。姑娘还在那里站着。他觉得心里一动一动，必须遏制住什么才能保持从容。走过那位漂亮小姐时他闻到一股茉莉花的香味，但他没看她，目不斜视地走到王老头邮摊跟前。

“我帮你收了一套《蝴蝶》，品相一级。你看看！”王老头说。

林鹤仔细检验邮票。《蝴蝶》属“特”字头邮票系列，一九六三年发行，一套二十枚，深受集邮者喜爱。价格已从面值的二元四角伍分涨到一千多元。这是漂亮的大套头邮票，二十只珍奇品种蝴蝶翩翩起舞，与花草树木、山峦瀑布、蓝天白云构成艳丽无比的画面。品相很好，纸质光洁，色彩精美，看得出它曾被原先的主人细心保存。不过，毛病还是有一点点的……

“真漂亮啊……”林鹤身后传来姑娘的赞叹。他能感觉到姑娘俯身紧靠他所带来的体温，那股茉莉花香也浓郁起来。

“走开，走开！”王老头老花眼镜滑到鼻尖上，两只眼睛完

全脱离了镜框，朝林鹤身后恨恨地瞪着。“林先生，真是碰到鬼了！刚才她问我《蝴蝶》多少钱一套，我告诉她从朋友那儿收来一千元，不卖的，要留给你的。可人家算来算去却说只要两元四角伍分——她算面值！你说是不是有毛病？喂，你到别的地方去找两元四角伍的《蝴蝶》，不要站在这里好哦？”

林鹤不再挑剔毛病，他把这套《蝴蝶》装进一只塑料邮票袋，笑容可掬地对王老头说：“火气不要太大。这货我收了，加你一百元。前两天你帮我卖了《三国演义》，帐一起算吧。谢谢你啦！”他怕姑娘陷入窘境，拿好邮票赶快走开。

林鹤到其他几个邮摊看看，漂亮小姐竟在后面跟着，跟得不太紧，有时就用目光盯住他飘逸洒脱的长发。林鹤预感到一段故事要发生，忐忑不安又有点儿激动。今天真奇怪，好像一群蝴蝶扑头盖脸向他飞来，突兀而又色彩斑斓。林鹤隔着塑料袋瞥一眼里面的邮票，心想：哦，《蝴蝶》！你会带来什么？

当林鹤离开邮票市场，沿着肇嘉浜路街心花园一侧回家时，晚霞已将成片的夹竹桃染红。一股由好奇心引起的冲动使他转过身，靠着街心花园的铁栅栏站住。姑娘迎着晚霞走来，面色宛如桃花，黑色短裙镀上一层金黄颜色。她就像熟人一样径直走到他面前，问了一个早就想问的问题。

“那些邮票不是明明标着四分、八分吗？加起来一共二元四角伍分，难道我算错了吗？”姑娘的眼睛真的很像洋娃娃，黑葡萄似的眸子里有一片雾。

这完全是外行提出的问题。林鹤要给她解释邮票的增值保值功能，显然是十分麻烦的事。他忽然产生了童心才具有的欢愉，反问道：“你想买这套《蝴蝶》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姑娘用力点头，“可那老头子好凶哇，要卖一千元哩……”

“他有毛病。”林鹤晃动着手中的塑料邮票袋，和蔼地微笑着，“你没有算错。喏，你想要我让你好了。”

姑娘惊喜地接过邮票袋，久久凝视着塑料纸后面一只只翻飞欲出的蝴蝶。然后，她轻轻地说一句：“我想家了……”

“你的家在哪里？”林鹤注意到她的外地口音。

“我的家乡有许许多多蝴蝶，和邮票上的蝴蝶一样……可是，我记不清那是什么地方了……”

林鹤看见她一脸迷惘的神情，心里忽然震动了一下。他站在蘑菇状凉篷下远远注视她时得到的第一印象蓦地涌上心头：一只迷途羔羊！

姑娘郑重其事地付给他二元四角伍分。那伍分钱硬币在小手袋里找了半天才找到，林鹤在一旁默默地等待。算完帐，林鹤就离开了她。林鹤觉得很有趣。其实一套邮票他送给她也无妨，但通过一桩交易让她保留一份天真，不是很有意思吗？

“我叫雪子。”姑娘在他身后喊道：“你真是一个好人！”

爬上三层楼，回到自己的小屋，林鹤感到轻松愉快。他把《蝴蝶》送到她手里，她就像蝴蝶一样飞走了。这不过是他生活中的一段插曲，他与女性从不深交。睡觉前打开一本邮册，林鹤发现他收藏着五套《蝴蝶》。闭上眼睛那些蝴蝶化为片片雪花，铺天盖地扑在他身上。莽莽雪原上那姑娘向他走来，翻飞的雪片使姑娘身影模糊难辨。她轻轻地说：“我叫雪子……”

林鹤忽然醒了，再也没有入睡。他在黑暗中思忖：为什么要送她邮票呢？这姑娘身上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？他感到事情并没有结束。命运仿佛在某个交叉点转变了方向，以他无法掌握的力量发展下去。

二

林鹤的感觉没错。三天后一个早晨，林鹤去拿牛奶。打开底楼大门，他吃惊地后退一步：雪子就在门口站着！

“你……”林鹤用询问的目光注视着她。

雪子神情恍惚，眼泪就像珍珠一样滚落下来。林鹤请她上楼她不肯，只是站在那里哭泣。林鹤慌得不知怎么办才好，看看手中的空奶瓶，看看邻居家的房门，简直束手无策。

“我把《蝴蝶》卖了……我实在没有办法……请你原谅我……”雪子总算说话了，但她微弱的话音很快淹没在抽泣声中。她的小手颤抖着，从女式挎包里掏出一叠钞票，交到林鹤手里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你跟我走。你来……”

林鹤穿着一身旧运动衣，未及梳理的长发蓬蓬乱乱，手里还拿着一只牛奶瓶——就这副模样跟着雪子走了。路上，雪子告诉他，她一直住在一家个体户小旅馆里，欠了许多钱。小旅馆老板威胁说再不付钱就叫黑道人物收拾她。雪子万般无奈，忽然想起王老头说《蝴蝶》能卖一千元，她就去碰碰运气，结果不费周折就卖得八百元。真是救命的邮票啊！可是她想起了林

鹤，想起了二元四角伍分，就觉得太对不起他了。雪子不能自己支配这钱，必须把钱交到林鹤手里。她从邮商口中打听到林鹤的住址，天不亮就在门口等他，一直等到现在……

“我对旅馆老板说，我找到了叔叔，今天就去和他见面。”雪子已经平静下来，满怀希望地看着他。

林鹤点点头，他为自己的奇遇所困惑。这一切自然而然地发生，自然而然地发展，自然而然地奔向一个结果。

他们找到了那家小旅馆。旅馆老板看见林鹤好像有些惊愕，雪子则显得兴高采烈、扬眉吐气。林鹤结好帐，等待雪子收拾东西。老板拉住他悄悄问：“你真是她叔叔？”不等林鹤回答他就飞快地说下去：这个姑娘有些怪。她好像得了某种毛病，脑子与现实世界失去了联系。具体点说，她把过去的一切都忘记了！问她家住哪里，她无论如何想不起来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但又不像是装的。身份证也丢了，实在拿她没办法……

雪子拎着一只旅行袋从房间里出来，笑盈盈地朝林鹤叫道：“走啊，回家。”

“回家。”林鹤瞥了老板一眼，尽量使自己的话音不要显露出迟疑。

好像是理所当然的，林鹤领着雪子爬上三层阁楼。雪子孩子似地东瞧西望，对小屋里一切都感到新鲜，都感到满意。林鹤回想着旅馆老板的话，默默地观察她。她已经开始叠被，收拾屋子，动作轻盈、利索，转眼变成这个屋子的女主人。令林鹤惊讶的是，几天前姑娘眼睛里的迷惘的雾已全然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两朵热情的火焰。这火焰在林鹤胸中也慢慢地燃烧起来。雪子擦地，雪子擦窗，雪子在他眼前旋转晃动。一会儿，雪子不见了，厨房里传来哗哗的水声。透过水声，林鹤听见雪子银铃般的声音轻轻唱道：“你从哪里来？我的朋友，好像一只蝴

蝶飞进我的窗口……”

这一刹那，林鹤作出了决定：抛弃一切世俗的顾虑，他要敞开心扉，迎接这只不知从何方飞来的蝴蝶！

“雪子……”林鹤倚在厨房门框上，轻声叫道。

雪子拧住水龙头，回身望着他。两个人久久对视，厨房里弥漫着温馨安谧的气氛。雪子慢慢地走到林鹤面前，用湿漉漉的手梳理他的卷发，动作无比温柔。

“瞧，你的头发乱了……”

林鹤第一次与女性同居。他慌张、激动，略有一些犯罪感。雪子比他自然得多，仿佛他们从来就在一起生活。林鹤尽量避免接触，但是男女住在这样小一间屋子里，很难保持距离。林鹤惊惧地、固执地不肯再迈进一步，即便他们睡在唯一的老式铺板床上。他认为他是在帮助一个遇到困难的女子，而雪子却像与他达成某种默契，使他无奈地看见了他们的关系的暧昧性质。同时，雪子的美如潮水淹没了他，他的挣扎终归徒劳。他心里慢慢地认可了雪子在生活中的存在。

在此之前，林鹤心目中有一个女性偶像，是他所羞于承认的。从他的三层楼阁楼的圆形钢窗看出去，正好看见对面楼房的窗口，那窗口常常映出一个少妇身影。夏夜，闷热的空气折磨人难以入眠，少妇拉开窗帘，让花园里的潮湿浸润她的小屋。这是一个很有趣味、很有教养的女人，她双腿蹁跹着坐在床上，用绒线编制娃娃。这很像一枚小型张：夜色中小楼化为带暗纹的边框，亮灯的窗口像嵌在边框中间的邮票，邮票画面是一个穿湖绿色缎面睡衣的少妇，她浑身透出恬静的气息，专心致志地做手工。她做的娃娃真俏皮，真可爱！它们有的在哭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在做鬼脸，表情夸张而传神，好像爬了一墙小精怪，满屋子都是它们的喧闹声——这样一枚小型张，林鹤越看越喜

爱，渐渐竟有些迷恋。

观察时间长了，林鹤知道这女人许多秘密。她与父母住在一起，有时候她父母来她小房间坐坐。父亲是一个戴眼镜的、知识分子气很重的老人。她独身，靠窗放着的一张单人床证明了这一点。她有丈夫，丈夫在远方，有时寄回信来。她与丈夫似乎正处于危机状态，读完远方来信，她总要扑倒在床上哭，身子颤抖得很厉害。她编制绒线娃娃是某种精神寄托，所以那些娃娃有灵气，叫人看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另外，她会弹钢琴，弹得很好。钢琴放在另一间大屋里，可能是她父母的房间。当对面窗口灯光熄灭时，从花园的另一端就飘来一阵钢琴声，那单纯而美丽的音符似乎最能表达她内心的缺憾……林鹤成了她暗中的知己。

但是，林鹤不会企图与她建立关系。其实这是件很简单的事情。他们是邻居，他在马路上经常遇见她。甚至他们住的房子也一模一样，都是过去资本家盖的中国味很浓的白色小洋房，不过她住在二楼，他住在三楼（这有利于他观察她）。有时候他去对面铁皮棚拿牛奶，排队就排在她后面。当他们打照面时，他从她眼光的余波中就知道她认识他并注意他。但是，林鹤不去捅破这层窗户纸，他喜欢保持这种味道。

从某些方面来看，林鹤确是个怪人。他对美的追求太极端，太偏执了。他觉得保持一段距离，让陌生感永远存在，是美得以维持的最佳方式。对面窗口的少妇作为一个妻子或者情人，可能会有种种缺点，但作为一枚小型张却永远是美丽的。

雪子的出现，一下子打破了林鹤的情感方式。她直接来到林鹤身边，直接进入这位孤独者的生活。林鹤有些手足无措，也有些惊喜。他不知道这种突变会给他带来什么结果，但他好奇地、勇敢地等待着。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接触身边美丽的姑娘，如

何深入地走进她的世界……

林鹤只会摆弄邮票。他集邮是从五岁开始的，至今已有四十年了。他总是伏在宽大的写字桌前，用放大镜研究邮票的齿孔、背胶，反反复复欣赏画面的构图、色彩。他没有工作，一生就做集邮这一桩事情。当然，他是孤独的，他远离社会生活。就像把对面窗口的少女看作一枚小型张一样，他习惯于将美好的事物转化为邮票，插入心灵的邮册。是的，他引以为自豪的是他心灵中那本邮册，那里汇集着多少精美而纯粹的邮票啊！他在写字桌前看一会儿现实的邮票，倦了，就仰着头闭上眼，欣赏他的精神邮票。一个人能把回忆都整理成邮册，可见他集邮活动经历之深了。

他心底深处珍藏着初恋的回忆。那时，他还是十八岁的小伙子。红娣用她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刚发行的《金鱼》邮票，双手捧着送给林鹤。她的漆黑的眸子里闪动着勇敢的光亮，用清脆悦耳的声音响亮地说：“我要嫁给你！”这个工人的女儿以其爽朗、果敢的性格一扫他头顶上空的阴霾，叫他惶恐，叫他激动！那一瞬间，太阳仿佛突然跳起来，他手上的金鱼千姿百态地游动着，小嘴巴嗒巴嗒地齐声喊：“嫁给你！嫁给你！”直到今天，林鹤回想起这幕情景眼睛就会湿润起来，金鱼依然活着……

生活中每一段经历，总有与之相对应的邮票问世。有时，林鹤会把两者混淆起来。他和雪子坐着吃饭，怔怔地看她，觉得雪子化成一只五彩蝴蝶，翩翩起舞。然后向窗外飞走了。他叹一口气，对雪子说：“你会突然飞走的，就像突然飞来一样。”

雪子眼圈红了一红，微微地摇头。她似乎要打破伤感的气氛，忽而一变，使自己变成天真烂漫的小女孩。她纠缠林鹤：“讲讲吧，讲讲邮票的故事，讲讲吧……”

林鹤笑了：“你先告诉我你父母的姓名，我再给你讲红印花。”

他本想试试她的记忆，但雪子立刻陷入某种病态，两眼发直，满脸迷惘神情。

“我忘了，我忘了，”她重复地说，“我忘了……”

林鹤怕刺激她犯病，忙改变话题：“好吧，我给你讲红印花的故事！”

雪子好像解去了头上的紧箍咒，一下子活跃起来。她把椅子挪到林鹤身边，依偎着他，两只眼睛清澄得犹如一潭清水。

“红印花？什么是红印花？”